

雪萊詩選



郭沫若譯

上海

泰東圖書局版

1930

雪 萊 詩 選

郭 沫 若 譯

上 海

東泰圖書局版

1930

PDF

版 權 所 有

一 九 二 七 年 四 月 初 版

一 九 三 〇 年 六 月 五 版

印 數。9001 —— 11000 册

定 價 大 洋 二 角

◀本局電報無線電一一四〇〇號▶

雪萊詩選

——目 次——

小 序

西 風 歌

歡樂的精髓

拿波里灣畔書懷

招「不幸」辭

轉 徙

死

小 序

郭沫若

雪萊是我最敬愛的詩人中的一個。他是自然的寵子，汎神宗的信者，革命思想的健兒。他的詩便是他的生命，他的生命便是一首絕妙的好詩。他很有點像我們中國的賈誼。但是賈生的才華，還不曾煥發到他的地步。這位天才詩人也是夭死，他對於我們的感印，也同是一個永遠的偉大的青年。

雪萊的詩心如像一架鋼琴，大扣之則大鳴，小扣之則小鳴。他有時雄渾惆儻，突兀排空；他有時幽抑清沖，如泣如訴。他不是只能吹出一種單調的稻草。

他是一個偉大的未成品。宇宙也只是一個

永遠的偉大的未成品。古人以詩比風，風有拔木倒屋的風(Orkan)有震撼大樹的風(Sturm)有震撼小樹的風(Stark)有動搖大枝的風(Frisch)有動搖小枝的風(Maessig)有偃草動葉的風(Schwach)有不倒烟柱的風(Still)這是大宇宙中意志流露時的種種詩風。雪萊的詩風也有這麼種種。風不是從天外來的，詩不是從心外來的，不是心坎中流露出的詩通不是真正的詩。雪萊是真正的詩的作者，是一個真正的詩人。

譯雪萊的詩，是要使我成為雪萊，是要使雪萊成為我自己。譯詩不是鸚鵡學語，不是沐猴而冠。

男女結婚是要先有戀愛，先有共鳴，先有心聲的交感。我愛雪萊，我能感聽得他的心聲，

我能和他共鳴，我和他結婚了。——我和他合而爲一了。他的詩便如像我自己的詩。我譯他的詩，便如像我自己正在創作的一樣。

做散文詩的近代詩人 Baudelaire, Verhaeren, 他們同時在做極規整的 Sonnet 和 Alexandrian。是詩的無論寫成文言白話，韻體散體他根本是詩。誰說既成的詩形是已朽骸骨？誰說自由的體是鬼畫桃符？詩的形式是 Sein 的問題，不是 Sollen 的問題。做詩的人有絕對的自由，是他想怎麼樣就怎麼樣。他的詩流露出來形近古體，不必是擬古。他的詩流露出來破了一切的既成規律，不必是強學時髦。幾千年後的今體會成爲古曲，幾千年前的古體在當時也是時髦。體相不可分——詩的一元論的根本

精神却是亙古不變。

(十二月四日暴風之夜)

郭沫若先生傑作

女神(新詩集)	實價五角五分
星空(詩歌劇)	實價四角
少年維特之煩惱	實價四角
茵夢湖	實價一角五分
卷耳集	實價二角五分
魯拜集	實價二角
西廂	實價五角

雪 萊 詩 選

郭沫若編譯

西 風 歌

(Ode to the West Wind)

此詩註家以爲作於一八一九年(二十七歲)之秋，時寄居意大利，在 Florence 的 Arno 林畔，一日暴風驟起，瞬即雷電交加，雨雹齊下。詩人即感受大自然的靈動而成此傑作。原詩音調極其雄厚，真如暴風馳騁，有但丁之遺風。

哦，不羈的西風喲，你秋神之呼吸，
你雖不可見，敗葉爲你吹飛，
好像罔雨之羣在詛咒之前逃遁，
黃者，黑者，蒼白者，慘紅者，
無數病殘者之大羣：哦，你，

你又催送一切的翅果速去安眠，
冷冷沉沉的去睡在他們黑暗的冬床，
如像——死屍睡在墓中一樣，
直等到你陽春的青妹來時，
一片笙歌吹遍夢中的大地，
吹放葉蕾花蕊如像就草的綿羊，
在山野之中瀰滿着活色生香：
不羈的精靈喲，你是周流八垠；
你破壞而兼保護者，你聽喲，你聽！

太空中動亂嶽崎，
鬆散的流雲被你吹起，
有如地上的落葉辭去天海的交枝，
那是雨和電光的安琪：

在你那青色的雲濤之巔，
從暗淡的地平以至太空的中點，
佈滿了欲來的暴風雨之鬚絲，
如像猛烈的預言者之頭怒髮上指。
夜幕將閉，將爲這殘年之大坟，
以你所聚集的浩莽的雲波爲其圓頂，
從那堅稠的浩氣之中
將有黑雨電光冰雹飛迸；
你是這苒苒將死的殘年的挽歌，
你不羈的西風喲，你聽，你聽！

青青的地中海水
睡在那巴延灣中的浮島之邊，

(註) 巴延 (Baiae) 羅馬中部濱海之一小鎮。

夏日的燦爛晶波

搖漾他夢着那古風的城樓宮殿，
樓殿在波中的烈晝閃颺，
帶着一身的苔綠花香，
晝裏韶光，薰風沉醉，
海水的夏夢被你吹回！
你又吹破了大西洋的平衡，
掀起了一海的狂濤巨浪，
深處的苔花藻葉本不青葱，
聽着了你的聲音，立地便愴惶沮喪，
苔藻在戰慄而相憑陵：
不羈的西風喲，你聽，你聽！
假使我是一片敗葉你能飄颺；

假使我是一片流雲隨你飛舞；
假使我是在你威力之下喘息着的波濤，
分受你力波的靈動，
幾乎和你一樣的不羈；
假使我如還在童年，
能爲你飄泊太空的風雲的伴侶，
那時我的幻想即使超過你的神速，
也覺不算稀奇；
我決不會如此地哀哀求你。
啊！你吹舞我如波如葉如雲罷！
我生是創鉅痛深，我是血流遍體！
時間的威權嚴鎖了我，重壓了我，
我個太浮，太傲，太和你一樣不羈的。

請把我作為你的瑤琴如像樹林般樣：
我縱使如敗葉飄飛也是無妨！
你雄渾的諧調的交流
會從兩者得一深湛的秋聲，雖淒切而甘芳。
嚴烈的精靈喲，你猛化成我的精靈！
你請化成我，你個猛烈者喲！
你請把我沉悶的思想如像敗葉一般，
吹越乎宇宙之外促起一番新生！
你請用我這有韻的咒文，
把我的言辭散佈人間，
如像從未滅的爐頭吹起熱灰火燼！
你請從我的唇間吹出醒世的驚號！
嚴冬如來時，哦，西風喲，
陽春寧尙迢遙？

歡 樂 的 精 靈

此詩是一八二〇年作於 Pisa 原文只標一 Song 字，今取其詩中語名此。“Spirit of Delight.”

罕哉，罕哉，你之來。

歡樂的精靈啲！

你爲何棄我而去。

一去久不回？

自從你棄我去後。

晝是如年，夜是長久。

將有誰和我般樣

能有法召你歸來？

你將以歡樂，自由，

嘲訕乎痛艾。

不信的靈嘯！你是健忘，
人不需你的你偏去相訪。

你如蜴蜥逃蔭

見葉影震搖而遁，
你一遇着哀惻，
你便立地逡巡；
幽憂之嘆息也在罵你疎生。
罵你，你又總是不聽。

讓我這哀切的小詩

成一曲歡娛的音調；
你決不爲哀矜而來，
你將爲享樂而到；

哀矜會斬斷你忍心的翅兒，
那你便不能飛去。

我愛你所愛的一切，
歡樂的精靈喲！
我愛綠蔭蔥蘢的春郊，
我愛羣星燦爛的蒼昊；
我愛金霧誕生時的
清秋的夕暮與晴朝。

我愛璀璨的白雪，
我愛凝霜的光晶：
我愛波，愛風，愛暴雨，
愛那一切的自然之形